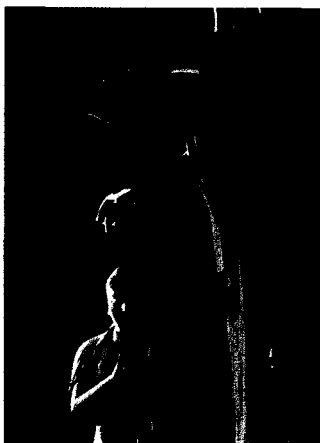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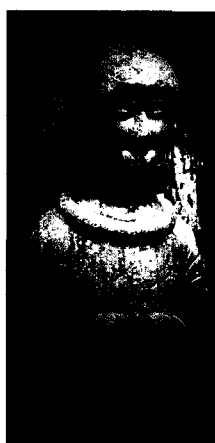
第5窟 踏斗天王



第133窟 宋 佛与罗侯罗



第135窟 北周 佛



第123窟 西魏 童男



第123窟 西魏 童女

浅谈麦积山石窟艺术特色

文 / 刘美奎

麦积山石窟在公元4世纪末和5世纪初十六国的后秦、西秦时期，开始创建并有作品保存下来。它是佛教艺术从西域大举东进的产物，其雕塑造像与中国众多石窟佛教造像不同的是，以泥塑或石胎泥塑著称于世，各个石窟的造像艺术不仅因朝代不同而显现出不同的面貌，而且有鲜明的地方艺术流派以及作者个人的风格特色，形成了麦积山石窟雕塑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麦积山石窟在甘肃天水市东南四十五公里处的山崖中，因其形状貌似农家麦垛，故名麦积山^[1]。《方舆胜览》早有记载：在麦积山北：“为雕巢峪，上有隗嚣避暑宫，亦胜景也。”^[2]它汇集了自十六国后秦至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一千六百余年的佛教艺术，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现存大小窟龕编号为194个，分布在南崖的有54个，西崖140个，除少数窟龕已空无一物，计保存有从公元4世纪末叶到19世纪一千四五百年间的泥塑、石雕七千八百余尊^[3]，既有高达二十几米的巨像，又有十几厘米的小像。现藏壁画一千三百多平方米。

麦积山石窟雕塑是佛教从西域大举东渐时的产物，北魏时期已发展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佛教艺术胜地。麦积山石窟艺术的主体是佛像雕塑，佛像雕塑体现出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由于麦积山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其山体结构为红色砂砾岩，石质松软，从雕刻角度讲，不易于精雕细刻，所以麦积山石窟与中国众多石窟佛教造像不同。工匠只能在泥塑上下功夫，这种特殊

性就形成麦积山造像以泥塑或石胎泥塑等著称于世。佛教各个石窟的造像艺术不仅因年代的不同而显现不同的面貌，而且因所在地区不同而带有鲜明的地方或艺术流派以至作者个人的风格特色，共同形成了那一历史时期佛教雕塑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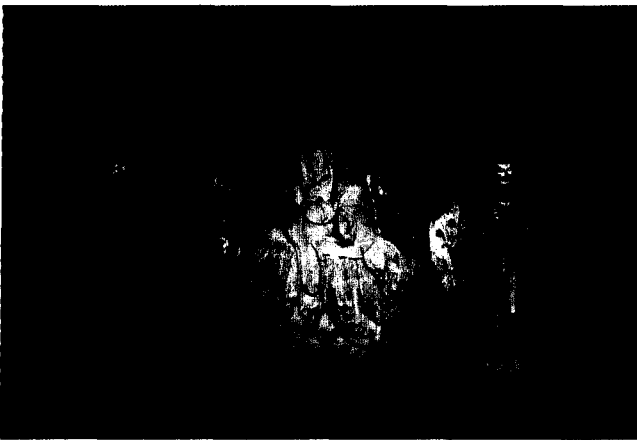
麦积山石窟是佛教艺术，其主题是与佛离不开的。佛教艺术起源于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其教义被化为雕塑、绘画等形式加以艺术表现。在公元2世纪之前，佛教艺术品中并没有佛的形象，直到贵霜王朝时期，才打破这一禁忌，并创造出两种代表性的佛像雕刻艺术——犍陀罗艺术和秣菟罗艺术^[4]。在笈多王朝时期，这两种艺术相互借鉴、融合，完成了希腊式佛像向印度式佛像的过渡。在印度的佛教艺术此时发展到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而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就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佛教艺术。到了隋唐时期，印度佛教艺术与汉文化完美融合变成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这在麦积山石窟中也体现了出来。麦积山现存洞窟及造像，绝大多数是北魏时期开凿、塑（及雕）造的。麦积山石



麦积山石窟全景



麦积山壁画



麦积山石窟造像



麦积山石窟造像

窟的创建时间一般被认为是公元4世纪末到5世纪初,这一时期的佛像面相雄健,直鼻大眼,嘴小唇薄,躯体粗壮坚实。菩萨高冠、披发、袒裸上身,下着长裙,体态浑厚。造像题材主要是三世佛、交脚弥勒菩萨和思维菩萨。佛教能够兴起并迅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一种为绝大多数人乐意接受的主导思潮,这同佛陀反对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关注世间伦理道德和终极价值关怀的建立,关注人生的痛苦与解脱,以及心灵的净化、社会的祥和,世界和平这一既出世又入世的做法有直接联系。

北魏孝文帝虽是游牧民族的领袖,作为鲜卑贵族,深知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了巩固对中原的统治,他也期望佛教为他“敷导民俗”,决定以汉文化为主导文化。太和18年(494年)他下令迁都洛阳,禁止臣民穿胡服,提倡汉族服装,掀起游牧文化的汉化热潮。在这股热潮的影响下,麦积山石窟中的一些塑像和壁画(76窟,78窟,148窟)虽然仍可看到受西域外来文化影响,保留健陀罗艺术风格,但其已逐渐脱离外来影响,取中原汉式。北魏晚期造像题材、衣饰以及面貌都有自己的特点,佛、菩萨等造型明显是在这一时期习见的。身躯颀长、面容清秀、神色和悦的“秀骨清像”,体现出一种超逸潇洒的美,而它们较之同时代的其他石窟造像,却显得分外成熟精练,富有人情味和个性特征。如23号龕的佛像和69号窟的菩萨像不因为强调理想性而失之为概念的符号,也不因为重视真实感而把人们心目中的外部形貌与内心世界至美至善的神圣塑成现实生活中的某个“凡人”肖像,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154窟顶壁画伎乐天,头饰与服装完全是中原打扮,体态轻盈,凌空飞舞,飘带披帛随风翻动,仙鹤引颈翱翔,人物神情、手势刻画得细腻微妙,完全是中原传统绘画风格。塑像取汉人面容,眉目清秀,衣幅宽大,不再裸臂。佛家神态庄重、慈祥,其神态既像人,又比人魁伟,而且更能激发信徒的崇敬之情。虽然麦积山石窟造像是一种佛教程式化美术,但工匠们在艺术创作时,从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把现实中的人物形象移植到神像塑造中,尽量发挥独到的精神,使艺术更有生活气息,创作出了不但形象生动,而且色彩华丽、细节真实、装饰精巧的艺术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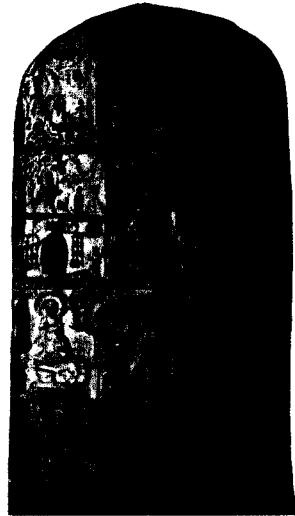
麦积山123窟的男女侍童,其手法写实概括,没有任何过多装饰,人物的面相由清瘦渐趋丰圆,这时的佛像由“秀骨清像”变为“面短而艳”^[5],即面部丰满多肉,其艺术风格大异于晋宋时代的“秀骨清像”,但也不完全和天竺健陀罗艺术相同,只有面部和形体丰满似之,而衣纹的变化并不太大,是天竺和晋宋时的混合体。其衣纹处理就是几条挺拔而有力的阴刻线条,就其雕刻技法 and 艺术风格来看,其与传统的汉代画像石几乎是没区别的。整个身体采用大手笔塑造,概括简结,造型准确,着重刻画人物的面部表情及内心世界。女童造型洗练,神情纯朴,粗看,通身上下几乎无任何变化;细瞧,则每一轻微细小的变



第13窟 佛与菩萨



第4窟 宋 力士



第133窟 北魏“佛传造像碑”

化及线条无不表现着一种从童真稚气洋溢出的虔诚与自信。其艺术特点与印度佛教艺术不同，印度艺术在药叉女的塑造中强调女性体态特点——丰乳、肥臀、细腰。中国传统道德主张含蓄、温文尔雅的克制精神。男侍童相对而立，塑造手法与女侍童相同，面部憨厚淳朴，整身躯干处理在一个平面上，衣服下摆伸开着地，表现出的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其雕塑艺术语言及塑造技法无不显示出雕塑家对现实生活客观对象观察的仔细。

麦积山石窟雕塑是佛教文化在本土文化中的偶像，因此，在佛教造像过程中，人们将西来艺术中式化，并且把现实生活中的人间化倾向搬进作品当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佛教造像世俗化。这是因为佛教的兴盛和繁荣离不开现实生活，离不开社会人群，其价值不仅是要通过个体的解脱这一出世的方式表现出来，还要帮助社会确立和完善健康道德体系。积极的人生价值关系，通过净化人群和社会等方式表现出来。

一般来说，宗教艺术的基本职能是特定时代的宗教宣传品，它们首先是一种信仰和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对象。艺术就其职能而言，带有宗教性，它是宗教膜拜的一种仪式，它的美的理想和审美价值是为宗教内容服务的。这种宗教膜拜，要求营造一种与人的日常生活环境不同的、充满象征和超自然力量的特属氛围，以虚幻的形式去反映现实世界。因而“具有审美效果和宗教艺术形式及其手段，能使宗教信徒在艺术享受中接受崇教感情和感受”。麦积山石窟中那些丰富多彩的各种菩萨及弟子供养人等的艺术表现，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在潜移默化中表现了宗教的基本思想，教化人们去信仰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的思想，又不会使人们对它产生畏惧心理，其造型让我们感到非常熟悉。正如今人王朝闻先生所说：“我们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又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她。”^[6]

第127窟正壁右龕的左右菩萨，在形体的处理上为了显得更加贴近佛，避免一套程式化的模式，右侧菩萨站立动态不大，
万方数据

左手抬起侍奉主佛，右侧自然下垂，形成鲜明对比，动静呼应。窟前左壁下方的武士骑射图及窟内藻井左披壁画中的狩猎图，都极为精彩动人。骑士图中的武士马匹皆披挂铠甲，或奔或止，动态有力，绘制上施朱点绿，赋予整个画面豪迈壮丽而热烈之感。行猎图中数骑前后奔驰，各尽其态，表现了画工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其精妙的表现技巧。藻井右侧为萨垂那本生，着重山林的描绘，与敦煌同类题材壁画表现方法不同。西方净土变场面宏伟，是国内石窟已知年代最早的大幅净土变。

继北周之后，隋代佛教艺术发展承前启后，造像手法朴实，造型敦厚，在麦积山开窟较多的有西崖摩崖大佛及37、5、258窟等，为麦积山较为突出温文尔雅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自唐以后，虽没有单独开窟，但也留下了像5窟那样的塑像。宋代再无开窟之范，大多是在原有佛龕基础之上，重塑佛像以为功往，自宋以后至明、清，亦无开窟之举，只是重妆彩绘了。

麦积山石窟艺术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作用，日益被现代人们所理解和欣赏，也日益被世界所闻。麦积山石窟为佛教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不可或缺的资料，其艺术特色永放光芒。

注释：

- [1]王伯敏.中国美术通史·第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216页
- [2][宋]祝穆.方輿胜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
- [3]王伯敏.中国美术通史·第8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222页
- [4]业露华.佛教小百科.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179页
- [5]陈传席.陈传席文集(第2卷).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7.391页
- [6]王朝闻.麦积山石窟艺术.见：麦积山石窟研究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25页

作者简介：刘美奎，天水市秦州区西口中学美术教师

实习编辑：李海潮